

第三只眼

□姹馨儿

在QQ群里和几位女同学聊得正欢,忽然弹出一个窗口——有人请求加我为好友。验证信息是“我是H”。

H当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大同学之一。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个子有些矮,一口吴侬软语。头脑活络,不时冒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常常有惊人之举——练过健美,组建过校园自行车队,开过小店,还疯狂学过英语。和他做了四年实验搭档,我们俩也算配合默契。大学四年一晃而过,离校前的一个晚上,他借着一股酒劲向我表白,被我不假思索地拒绝。虽然一直相处融洽,但那并不代表对他有感觉。我知道自己更喜欢身材高大、性格直爽的北方男孩,而非他这样的类型。

滚滚红尘

□童卉欣

同学秋秋的外号是“史前人”,她过着基本拒绝现代化产品且自得其乐的生活。手机是周围人都用了三五年后才接受的,最古老的按键样式,仅限于通话功能,一用七年,别人为手机或丢或被盗而烦恼时,她沾沾自喜,实际上,小偷也看不上她那块灰砖头;电子购物遍天下了,她依然坚守着周末逛实体店的乐子,因为不会用“淘宝”,更别提在上面货比三家了。

班上有个同学群,唯一没加入

青涩岁月

□七七

清晨的公交车上,前排坐着一位打工妹模样的女孩,慢慢地看一封信,信纸的开头写着“我最爱的小梅”。公交车走走停停,车厢里空气污浊,我却隐约嗅到草青与花香。忽然很怀念这样的一封信,带着书桌的木香、刚劲的笔触,带着另一个城市或城市另一个角落的云卷云舒,经由陌生人的传递,抵达我的岁月。

如今,大约只有刻意走怀旧路线的情侣,才会着意地去写一封信。情书已然不是必需品,因为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才是。80后大约是最后一批赶上写情书的人,他们青春的情感倘若萌动得足够早,会有幸遇到躲在校园的石桌上

情场眼色

摧毁是更大的慈悲

□李月亮

并不是每个大龄剩女都急着摘掉悬挂于胸前的“单身待解救”标签的,比如杨依依小姐。在修炼成“齐天大剩”的道路上,她是自觉自愿、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的。

因为她有心上人,她有希望。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当事人蓝山。

杨依依和蓝山小时候是邻居,整天混一块儿,感情特好。那时候大人们常逗他们,问杨依依:你以后跟谁结婚啊?杨依依的回答永远是:蓝山呗。再问蓝山,蓝山也总斩钉截铁地说:杨依依啊。其实他们俩互相也没商量过这事儿,但不知怎么,答案就这么确定了。

可惜后来蓝山家搬走了,从此再无音讯。杨依依十几年后才又极偶然地跟蓝山重逢。是在一次聚会上,蓝山拎着一瓶啤酒走过来,咄咄当一下拍在杨依依眼前,说:杨叮当!叮当是杨依依的小名,好多年没人喊了。杨依依看着眼前恍如隔世的蓝山,眼圈一下就红了。

那天他们聊到深夜,彼此都深感重逢恨晚。彼时,杨依依刚跟第四任男友分手,而蓝山已经娶了新西兰老婆。

蓝山的笑容占满了杨依依的心。一个念旧的女人,与少年挚爱

仅仅是爱情励志故事

后来H去了深圳。其间,听说他的工作频繁变动,最初搞市场营销,后来在一家企业做董事长助理,之后做过投资基金管理,再后来……就不知他都在做些什么了,只是知道他还玩票炒过房地产,房子买来买去竟有了十几套,仅靠房租就可以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有钱有闲的他,组织一帮驴友时常在川藏一带旅游探险,有时还会去做义工,偶尔回自己的公司打理一下业务,年纪轻轻便处于半退休状态,不知招来多少同学的羡慕嫉妒恨。

出于对成功人士的景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加了H为好友。从此,一上QQ,他的头像十有八九在不停闪动。有大把空闲时间的他热衷海阔天空地神聊——聊青涩

往事,聊独自闯荡特区的心路历程,聊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有次提起我一向佩服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在学术界已小有名气,他说:“哦,最近他还找我,托我帮他的学生安排工作呢。”轻描淡写之间,多少带着点倨傲和自命不凡。

上个月的某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鱼头烂额地拼凑一份市场调研报告。H的头像又不停闪动起来——“最近忙不忙啊?”“当然忙,忙得脚不沾地啊。”“那我飞过去慰问一下你呢。”我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心不在焉地应付一句:“好啊。”他发过来一个挤眼睛的表情,接着问:“卡地亚的首饰和LV的包包,你更喜欢哪一个?”“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呢?”“想表达一下对你

的感情啊!知道吗,这些年里,你是我心目中的励志女神……”他情不自禁的一番话让干活干得麻木不堪的我震惊了一下。半晌我回复他:“我该回家了……”便急急忙忙地下了线。

接下去几天,我忙得没时间去QQ,也没有心情再去琢磨H的用意。大约是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我,H打来电话问罪。我急中生智找了个借口说:“对不起忘向你汇报了,我的QQ号被盗了,这些天一直不去……”听筒里他好像没有听懂我的外交辞令,还在期期艾艾:“有时间来深圳玩吧,保证让你尽兴……”

我大窘,不知何言以对。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喂喂两声后,装作自言自语:“信号不好,咋没声

不肯老去 因为爱你

的就是秋秋,因为她没QQ,也没有兴趣去申请,同学轮番游说无果——她嫌那玩意儿麻烦且无用。所以当秋秋打电话来跟我请教怎样申请QQ号的时候,我的惊讶不亚于见铁树开花。问她为什么开始奔“现代化”了,她说:为了8岁的闺女呗,女儿画画兴趣班建了同学群,她一定要加入,我为了教她,只好先学了。

可以想见,秋秋当然还做了购置电脑、接通网线等前期工作,她

是十分重视教育的母亲,为了教好宝贝女儿,跟上女儿的步伐,绝对肯下成本、肯花心思,努力学习和适应新潮流新事物。忽然不肯“老去”,原是为了爱你。

想到闭幕的伦敦奥运会上有一个不算最闪耀却绝对让人难忘的体育明星——体操选手丘索维金娜。她今年37岁,体操界的“祖母级”人物,比此次一同参加跳马比赛的金牌得主大15岁,比银牌得主大21岁。在体操这片属于

青春的领土上,她一直活跃着,是为了得病的儿子。2002年丘索维金娜的儿子患白血病,她带着儿子往德国科隆就医,并得到了德国体操界人士的帮助。为了报恩,丘索维金娜加入德国国籍,并为了尽可能多地赢得比赛奖金选择复出,丘索维金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项体操赛事,从世锦赛到奥运会,因为每一枚奖牌都意味着儿子的救命钱。

这个12岁孩子的妈妈曾对儿子说过的一句话,感动了无数

人:你未痊愈,我不敢老。

伦敦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取得了跳马第五名的成绩,爱意的美融入竞技的强,她向世人展示了真正的奥运精神。这次比赛她真的准备退役了,去当一名教练,不过丘索维金娜的爱永不退役,不论是对儿子的,还是对体操的。

没人愿意老去,却都不得不渐渐老去。有那么一群女人在思想、体力、精神意志上顽强地不肯老去,是因为爱的神奇伟力。

那些年我们写过的情书

写一封情书的自己。然而,迅速到来的电子时代很快便将他们的情书卷入了历史。真正与情书相伴的是60后与70后,尤其70后,赶上了情书的黄金年代,每个人的青春几乎都是一部轰轰烈烈的情书史。

情书通常是寄平信,偶尔寄一次挂号信是相当的不起的奢侈。为了不让平信丢失,有人会每天守在学校或单位的传达室,那种等待的心情俨然一种娱乐,甚至相类于如今的年轻人看演唱会时等待偶像登场。

因为学生做功课用蓝黑墨水,许多人便觉得它不够浪漫,写情书时,会刻意去文具店买来纯蓝或碳素墨水。如果有人收到一封红墨水写

就的“情书”,可就惨了,那多半是分手信。选好墨水,接下来便是选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工工整整地写下每一个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文采,但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情书中留下一些文采。诗歌的兴盛与情书的普及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起初,普通青年最钟爱舒婷的《致橡树》,文艺青年偏好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革命青年的首选则是汪国真。后来,有了席慕容与三毛、张曼娟与张晓风,散文诗的语言比诗歌更容易被嫁接进情书,使它变得更加缠绵。几年前,在书店看到一本《世间最美的情诗》,静静躺在角落无人问津,倘若在情书的盛世,有人想到出版这样一本书,定能成为超强畅销书。

大凡写情书的高手,几乎没有不“抄”的。愿

意抄也是一种用心,一场恋爱谈下来,即使感情没有开花结果,提高了文学修养也是意外之喜。

情书的盛行,还催生了一种“邮票暗语”。如果信封贴邮票处整齐地倒贴着一枚邮票,暗语是我爱你;如果刻意买来多枚邮票,并排粘贴,暗语是我想你;如果是倾斜着粘贴在信封背面,则表示不喜欢或者要分手。折信也很讲究。女孩子喜欢将信折成千纸鹤模样,代表思念的信鸽;男孩也不示弱,将信纸折成正方形,表示我喜欢你。总之,情书绝不可以像普通信件一样随意,恋爱中的人一向热衷于发明浪漫的小招数,并且从来不惧麻烦与肉麻。这样做的坏处是,八卦人士拿到一封他人的信,先是看邮票,然后摸信纸,两个动作下来,已经基本可以判断信的内容,于是很容易敲收信人一笔“竹杠”,让他请自己

情书是美好的,但与世间任何美好一般,不是越多越好。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与女友每天通一封信。年长的同事便会说,你们这样频繁地通信,是心虚怕感情不够牢靠吗?两人通信半年有余,果真因为忍受不了异地恋情,各自有了新的心上人。情书的内容与情书的频率都可以看出一段感情。内容仅是风花雪月的,写得再好,也不如在信中谈人生谈理想谈苦恼的;而一周或一月一封情书的感情,倒往往比每日三五封情书的感情寿命更长。然而,倘若对于感情不抱着过于功利的思想,一日一封情书,终究是人生一笔巨大的财富,即使无法如徐志摩那样出版一本《爱眉小札》,也可在人生平淡似水的年月到来时,偶尔重温,很有气势地说一句:老娘也曾年轻过。

绕,把杨依依的土揪出来,当场给蓝山打电话。

简单客套了几句,姐姐说:我经常听小C小F(他小情人中的两位)提起你呢。蓝山很惊讶:这么巧?姐姐继续说:听说你离婚两三年了,正好我妹也没男朋友,你考虑考虑她呗。蓝山尴尬地嘿嘿两声,说:别闹了,我们俩怎么可能……

姐姐愤愤地挂掉电话,把脸凑到杨依依眼前:这下死心了吧?他不是身不由己,不是言不由衷,不是忍痛割爱,他是压根儿就不爱,而且他也压根儿不值得你爱。

杨依依举起枕头挡住自己悲伤的脸,带着哭腔说:姐你真残忍,你把我的信仰都摧毁了。

姐姐叹了口气,默默走出房间。一个星期后,她打电话给杨依依:缓过来没?我有个特好的海归同事,给你介绍介绍?

一年以后,杨依依和海归要结婚了。往新房运家具那天姐姐很得意,说:亏了我救你于苦海吧?杨依依甜蜜嗔怪:但是你那招也太狠了,一棍子差点把我打疯了。

姐姐拉着杨依依凑到窗前,指着外面一只苍蝇说:看到没,你就是这只傻苍蝇,把幻象当真事儿了,隔着玻璃拼命想往里闯,其实,第一它闯不进来,第二就算闯进来

它也没好果子吃。但是它一门心思就想进来,你跟它讲道理没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眼前的幻象打破,它失去希望,才会放弃。

很多时候爱情真假难辨。如果一方爱了,而另一方因为某种自私而假装释放一些爱的信号,真爱的一方很容易被误导、被迷惑,变成一只拼命撞玻璃的苍蝇。这个时候,任何阻挡都会让她更勇猛,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摧毁那个爱的假象,让她看清,然后绝望,然后回归理智。

